

荊棘路上終遇彩虹：柏林同志驕傲記錄

梁芷淇

Jeder soll so leben können, wie er möchte, ganz gleich welcher Religion man angehört oder welche sexuelle Orientierung man hat.

無論任何信仰、任何性向，每個人都應能依其所願而活。

Michael Müller

前言

倘若願意花一點時間站在亞歷山大廣場上仔細觀察，能夠輕易發現四周漆上各種顏色，如此鮮豔顯得柏林更為生動。比方說眼前享有「紅色市政廳」(Roten Rathaus)稱號的柏林市政廳，在原本的紅色外牆上增添了一道彩虹。這個情況甚至蔓延至不同機構、廣場、住宅等。隨處可見的彩虹旗讓柏林在剎那間變身成為一座彩虹城市，這種種都預示著一年一度的大日子即將到來。

2019年7月1日，一個天色晴朗的上午，在柏林市長邁克爾·穆勒(Michael Müller)的授意下，市政廳外掛上彩虹旗，一起參與儀式的還有柏林公共運輸公司(BVG)的總裁及柏林-勃蘭登堡州男女同性戀協會(LSVD Berlin-Brandenburg)的負責人。此舉意味著「柏林驕傲節」(Berlin Pride)正式展開，同時也拉開了

一系列同志驕傲活動的序幕，其中最為人矚目的節慶莫過於同志慶祝遊行。

這一切都得來不易，遭受迫害到勇敢去愛，當中經歷不同時代先驅們共同努力，才發展出現今能夠作為一個普通人追求幸福的權利。當然，大家的觀念較以往開放，並不見得社會上所有人都支持同志(LGBTQ+)¹ 族群，歧視和霸凌不時仍發生，嚴重甚至造成身體傷害，但不礙於他們做真正的自己。以下將逐一檢視德國柏林同志發展血淚史，從歷史、社會現況等不同角度出發，以及介紹官方及組織舉辦的紀念活動，訴述出一場爭取平等之路，從過往到如今見證他們的故事。

那些年走過的路

回首過去，同志作為社會上少數族群，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他們的聲音不被重視，更遑論其權利；在那些同性戀仍然視為犯

法的日子裡他們只能躲藏在陰影之下，活在害怕被發現的恐懼之中。因為他們清楚知道，只要顯出任何可疑的舉動，後果不堪設想。

如果說納粹是直接執行者，德國刑法典第 175 條(Paragraph 175)則是其利器。此法令於 1871 年由剛成立不久的德意志帝國頒布，主要禁止一切任何不符合倫理規範的性行為，當中包括同性間的性行為。此舉導致同性戀在法律上被正視為有罪，受罪者更被稱為「175 族」(175er)，其影響之深是至近年才逐漸消失。

不過，即使存在著如此「惡法」，仍無阻同志族群的發展，同志運動曾出現一線生機。1920 年，不只作為「威瑪的黃金二零年代」，亦迎來同志族群的美好年代，柏林成為世界各地同性族群的避難所。即使當時社會環境對同志仍不友善，但將近數百間同志酒吧與咖啡廳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區百花齊放，提供給他們一個喘息空間。與此同時同志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更一度出現曙光，國會在 1929 年投票通過法案廢除第 175 條，未來看似充滿希望。殊不知這卻是暴風雨前的寧靜，一瞬間便分崩離析，宛如敲響了末日喪鐘。

西元 1933 年是一切惡夢的開始，洶湧而來的風暴幾乎席捲整塊歐洲大陸，危機一觸即發，德國迎來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隨著納粹政權崛起，為了實現「優生學²」的主張，同志成為他們的迫害對象之一。他們延用 175 法

律，且加重其刑罰：解散同志組織，燒毀相關書籍及研究，生活在充滿威脅的環境中，不斷受到偽裝的壓力。一旦發現即加以逮捕，迫害愈演愈烈，後來更列入大屠殺的名單中送進集中營處置。在獄中同志們被逼配戴粉紅三角型作為標記，強制接受「再教育」改變其性向。在納粹眼中，他們甚至「不配」作為人去對待，受盡歧視和壓迫。

二戰結束並不意味同志得到自由，距離真正解放還要再等上一段漫長的日子。

同等的權利

戰後，儘管倖存同性戀者得以從集中營中逃出生天，在精神上他們仍然受到禁錮，其處境並未得到重視，更何況當時第 175 條仍具法律效力，同性戀者並未如其他族群一樣得到國家賠償，只因在法律上仍被視為罪犯。後來德國分裂為東西德，雙方均繼續沿用此條例，手法雖有緩和跡象，但起初對待同性戀問題的態度幾乎相若，同志仍然飽受不公。

冷戰中期，人們的反抗意識逐漸形成，不時透過上街遊行爭取應有的權利。政府不得已重新檢視法例的必要性，不斷修訂並大幅放寬限制，成年同志性行為不再違法。同志權益運動遍地開花，這段期間所舉行的平權活動為日後驕傲節慶奠定基礎。由於社會風氣仍然保守，最終反同性戀法需等到 1994 年德國統一過後才真正完全廢除，即使如此，同性

仍不能結婚。國家雖無法逆轉過去對人權所犯的過錯，但逐漸為這些受害者平反及作出賠償。法例廢除後同志社群轉向爭取同等的婚姻權利制度，這場抗爭持續超過二十年。

德國自 2001 年起實施登記伴侶制度 (eingetragene Lebenspartnerschaft)，給予同性伴侶擁有繼承、醫療保險和移民等權利。其後修法通過讓其擁有收養權，強化了登記伴侶的權益，但並沒有領養權³。這段期間，社會有意提出同性婚姻法案，使同志伴侶可以在稅收等方面擁有和異性戀夫婦相同的權利。時至 2017 年由總理梅克爾所提出的「良知決定」論 (Gewissenentscheidung)，國會投票通過婚姻平權法案，同年夏天，他們才真正擁有與異性戀同等的婚姻權利。

遲到總比沒有好，而「遲來的正義」終於等到天亮。

柏林同志紀念碑

德國統一，全國普天同慶，在國家轉型之際仍需面對不同議題，尤其是曾經遭到納粹和前東德政權迫害的受難者們，同志族群是其中之一。

2008 年 5 月 27 日，位於蒂爾加滕 (Tiergarten) 一座同志受難紀念碑 (Denkmal für d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verfolgten Homosexuellen，圖一) 誕生於此。沒有過多裝飾，由混凝土構一個長方形建築體，中間有一個小

窗供人們埋首觀看，裡面播放著一段電影⁴，不間斷地循環播放同性伴侶親吻的畫面 (圖二)，在無聲之中訴說著被壓抑的愛情。

這座紀念碑由藝術家們 Michael Elmgreen 和 Ingar Dragset 共同設計而成，他們認為紀念碑不應是靜態的，不該被理解為權威性陳述，空有冰冷軀殼；反而透過生動描述作出動態性變化，因此巧妙地構思出將電影置於建築內部，打破人們對紀念碑的固有印象。在這裡人們能以旁觀者的身份探頭而望，默視著一段又一段的「禁忌之吻」。



圖一：柏林同志受難紀念碑外觀



圖二：紀念碑裡的電影畫面

紀念碑旨在紀念納粹時期下同性戀受害者，但不限於此，已發展為紀念過往所有同志遇難者。其目的在於打破社會長久以來的沉默，正視他們曾被排除在紀念文化外的事實，提醒大眾同志遭受壓迫的歷史，為同志族群帶來力量對抗不公平對待。

因為德國基本法第一條重申，人性尊嚴不可侵犯(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同志族群亦應如此，本該受到應有保護，能夠勇敢地走出衣櫃，為自己的身份感到驕傲。

正如柏林前市長 Klaus Wowereit 在面對無數鏡頭下毫不畏懼地表述，「我是同性戀，這樣也挺好的。」(Ich bin schwul - und das ist auch gut so.)

柏林驕傲節慶 —

Christopher Street Day Parade (CSD)

每逢夏天，透過舉辦不同地區的同志城市節⁵(Stadtfest，圖三)作為前哨戰，為「柏林驕傲週」正式打開序幕。眾多慶祝活動中，把氣



圖三：柏林同志城市節的歡迎橫額

氛推上最高峰的活動則是每年一度的柏林克里斯多福大街紀念日遊行(CSD Berlin，圖四)，在慶祝同時繼續為同志族群發聲。2019年亦令活動更具獨特性，除了遊行本身邁向第四十一載，也是美國紐約石牆酒吧暴動事件(Stonewall)五十週年，借此向解放運動的先驅致敬，令這次遊行顯得意義更為重大⁶。

柏林克里斯多福大街紀念日協會(Berliner CSD e.V.)所舉辦的同志大遊行源於1979年，目的是紀念石牆暴動，從最初只有數百人慢慢發展至現今吸引逾百萬居民及遊客共同參與這場嘉年華。遊行當天，只見彩虹佔據了柏林，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地從選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出發至終點站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沿途經過市中心多個著名景點，包括蒂爾加滕(Tiergarten)和勝利紀念柱(Siegestsäule)等等。隊伍中不同主題盛裝打扮的參加者吸引了不少人駐足欣賞；還有來自不同團體，色彩鮮艷的花車，這是一場盛宴。遊行路線經過的大街上擠滿圍觀的人們，揮動著手中的彩虹旗幟，在各種震耳欲聾的



圖四：2019年07月27日柏林同志遊行盛況

音樂的伴隨下擺動身體，面露欣喜。「不分國籍，不論種族，一同感受著自由吶喊與平等的歡呼」，表達出他們為自己和族群感到自豪。街道上充滿著熱情氛圍和此伏彼起的嬉鬧聲，以閃閃發光的五彩紙屑作為點綴，現場氣氛熱鬧無比。

隨著活動規模日益壯大，不僅作為慶祝性遊行，在遊行期間亦不時見到參與者手持標語及橫幅(圖五)，不只為爭取應有權益，更發展至近年來備受關注的人權議題上，期望得到更多關注，由此可見，遊行成為大家表達政治訴求的平台。因此協會在籌辦這場活動的過程中同時邀請學者、藝術家、政治家等等來自不同團體就同志族群的前景進行討論，當中包括當前社會議題等等，主辦單位在終點設置了大型舞台(圖六)，集會緊隨在遊行結束後。當然，遊行和夜間集會的結束並不代表真正結束，驕傲節期間還有很多文化活動等待著大家去發掘，了解更多同志文化。

結語

同志權利近年在多個國家都有實質上的進步，毫無疑問社會上對於同志族群仍有一定的刻板印象，言語歧視情況依然存在，但普遍接受良好。德國一直被視為自由、包容的國家，在面對歷史的問題上作出無比努力和決心，柏林從納粹同志迫害到現在發展出多元社區，無愧於彩虹友善城市之名，展示出民族的接受與開放性。

回到台灣，2019年同樣意義重大，作為亞洲第一個開放同性婚姻的國家，今年是同婚元年，吸引到更多人走上街頭一同出席同志遊行(圖七)大肆慶祝。然而，多元性別在社會上始終仍屬敏感議題，在處理問題上必須花長時間的研究，才能消除大眾對同志社群的不理解。



圖五：手持橫額的遊行隊伍



圖六：遊行結束後的夜間集會



圖七：2019年10月26日台灣同遊盛況

雖然的確還有很多進步空間，但這是一個平等和接受的轉折點(圖八)。要知道任何一場抗爭運動都是一條漫漫長路，而且不會走到盡頭：爭取平等權利這件事關係到所有人，我們應該且必須反對歧視和虐待。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況且，「少數的」同志社群其實與普通人

無異，只因「非主流」而被迫打上「不正常」的標籤，在每個標籤背後都是一個有獨立思維和尊嚴的人，每個人都應得到尊重；尊重是相對應的，需要雙方互相維持。作為人類，我們都一樣，但彼此之間仍然有所不同，這就是人的獨特性。做自己(Be Yourself)，每個人都

有愛人的權利。



圖八：參與台灣同遊時遇見的一對情侶

¹ LGBTQ+分別為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與酷兒(Queer)的縮寫。除此以外亦有不同性別群體，故以「+」代表。目前多以LGBT(Q+)作為多元性別的整體名稱。

² 希特勒認為「金髮碧眼」的雅利安人才能代表真正的德意志民族，因此在任期間提出優生學的概念以追求種族、社會和文化的「純淨」，而其他「非正統者」如猶太人和同性戀者等則遭到各種迫害。

³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2005年宣佈同志伴侶可以收養其伴侶的親生子女，但並沒有領養權利，一直要等到2017年才開放領養小孩的權利。

⁴ 紀念碑內播放的電影於每兩年更換一次，由專業評審選出放映的電影。當前電影的拍攝者為Yael Bartana。

⁵ 同志城市節於2019年7月20日在舍訥貝格(Schöneberg)舉辦，是最早的彩虹社區之一。現場設有各種主題的攤位，為民眾提供多元性別的相關資訊以及慶祝的活動。

⁶ 2019年柏林同志遊行主題為：Stonewall 50 - Jeder Aufstand beginnt mit einer Stimme.

參考資料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89/article/6194>

<https://www.stiftung-denkmal.de/denkmaeler/denkmal-fuer-die-verfolgten-homosexuellen/geschichte-des-denkmals.html>

<https://www.berliner-zeitung.de/berlin/csd-2019-in-berlin-der-tag-der-freiheit-32923680>

<http://newcongress.tw/?p=11086>

<https://csd-berlin.de/ueber-uns/>

<https://www.visitberlin.de/en/event/csd-berlin-christopher-street-day-2020>

<https://www.visitberlin.de/en/lgbti-gay>